

冀鲁豫边区战斗岁月

——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九



云南民族出版社

冀鲁豫边区战斗岁月

——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九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冀鲁豫边区战斗岁月/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5

(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 9)

ISBN 7-5367-1957-4

I. 冀… II. 中…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143 号

责任编辑 龚艾保

封面题字 陆廷荣

冀鲁豫边区战斗岁月

——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九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45 千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ISBN 7-5367-1957-4
K·431

定价: 22.00 元

编 审：李 铎

主 编：陆廷荣

目 录

从冀中转战冀鲁豫·····	黄 锐(1)
从冀鲁豫转战冀热辽挺进晋绥	
——忆杨苏纵队野战记·····	黄 锐(16)
虎口救群众·····	王国玉 宋保臣(50)
一九四三年反对李仙洲入鲁情况·····	刘东起(53)
打破敌人一次抢粮计划行动·····	刘东起(60)
九团在巨南·····	乔学亭(66)
攻克肥乡县·····	王国玉 宋保臣(76)
张楼歼灭顽军专员曹班亭·····	刘东起(78)
开展新区工作 贯彻《五四指示》的回忆·····	窦建亭(83)
破击陇海铁路 协同主力攻克虞城·····	刘东起(92)
别开生面的党小组会·····	黄 锐(97)
万福河边的眷恋·····	殷 群(104)
冀鲁豫解放区文艺工作概述·····	夏 川(109)
二野五兵团文艺队伍发展简况·····	汪德荣(120)
微山湖上铸诗魂	
——读郭影秋同志古体诗词·····	汪德荣(124)
你透支了自己的生命——追怀挚友李方诗·····	徐怀中(133)
他渴望读书·····	殷 群(141)

从湖南山乡到冀鲁豫平原

——苏振华上将的早期

革命活动 杨肇林 乔崖 丑运洲(143)

光明磊落 无私奉献

——记郭超同志光辉战斗一生 陆廷荣(201)

我所知道的石新安同志 汪德荣(271)

虎穴隐剑记

——李冠卿在监狱对敌人的斗争 任耀庭(282)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

光荣一生 彭明川 范辉 王云衡(297)

爱国爱民忠于教育事业

——纪念张耀南老师逝世

二十周年 曹千里口述 董志成整理(309)

永恒的怀念

——纪念张耀南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董志成(318)

一片忠心献给党的董士才同志 任耀庭(331)

怀念杨寿山同志 韩 忠(338)

杨节同志传略 陈桐源(345)

怀念大峰山革命烈士

魏金三 范辉 夏页文 王云衡(353)

为国壮烈牺牲 震惊泰西人民

——记平阴第一任县委书记

熊善隆 刘双喜 王云衡(362)

怀念战友刘寿华 杨殿庆(366)

关于谁是郓城第一任县委书记的

一封信 李瑞亭 张长元(372)

“七七”事变后至一九三八年中共鄂城党史上

- 若干问题的补充与商榷…………… 徐 枫(375)
- 从南下到进军大西南的经历纪事…………… 窦建亭(390)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贵州…………… 彭荆风(409)
- 剿匪 土改在贵州盘县…………… 李 铎(426)
- 忆“雷山合围”香炉山歼匪之战…………… 冯贤渊(435)
- 荡平匪患 造福人民
- 缅怀潘焱同志在贵州剿匪
- 斗争中的伟绩…………… 汪德荣 潘中亮(439)

从冀中转战冀鲁豫

黄 锐

1942年5月1日，日寇为了实现其“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集中了日伪军5万多人，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反复拉网”的残酷扫荡。即“五一”大扫荡。我们骑兵团，在粉碎敌人大扫荡中，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纵横奔驰，出没于敌人的碉堡群之间，冲破了密如蛛网的封锁线，进行了频繁艰苦的战斗，才从冀中转战到了冀鲁豫。

—

第十八集团军独立骑兵团第二团，是由马仁兴团长率部，于1940年4月14日起义的原国民党骑兵团的二十八团和以宋辅亭为团长的冀中骑兵团还有各分区的骑兵团（连），在1940年秋组成。全团共1300多人马，被称为第一个“机械化”的主力兵团。因骑兵团机动性强，适于平原活动和战斗，即归冀中军区指挥，故亦称冀中骑兵团。

骑兵团组成后，即跟随冀中军区活动，是军区的直属部队。于1941年秋奉命坚持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的斗争。这块根据地，在晋县东北、深县以北、滹沱河以南、子牙河以西、沧（州）石（家庄）公路以北，东西约150多华里，南北只有七八十华里，地区虽然不大，却是中心区。当时，日寇拼命推行“强化治安”，妄图打通深（县）安（平）

公路，分割我中心区。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这块中心区，围绕深安公路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

当我们骑兵团进入深武饶安地区后，正是种小麦的季节。可是因敌伪的压迫和涝灾，人们都离家出走，逃荒在外，成了无人区。广阔的平原，遍地的淤泥，村里是倒塌的房屋和枯树野草，一片凄凉。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种麦。如种不下，明年的军需民食，就更加困难。面对当时的严重情况，团部命令：全团人马总动员，抢种小麦。像执行战斗任务一样，人不会就学，马不会就训，到处摆开了种麦的战场。逃荒在外的人们闻讯后，也纷纷回来抢种。经军民共同努力，很快就完成了抢种小麦的任务。

在完成了种麦任务后，立即转入对敌斗争。日寇妄图很快打通深安公路。但修路需要大量的民工，城里的人难以担当这一任务，所以敌人就从周围到处抓民工。抓到后，由伪军押管，白天修路，夜晚带回城去。使我们的斗争无法下手。经过了侦察几天，掌握了敌人的规律后，以“釜底抽薪”的战术，于11月的一个晚上袭击安平城，一举攻入城内，放出了大量民工，并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迫使敌人修路暂停。

日寇的阴谋破灭后，又生一招。变为先挖外壕，后筑碉堡的办法。开工三四天，挖好外壕后，就驻兵一个班的日本兵。碉堡很快就修成了。敌人修城南槐林庄的碉堡，就是这样干的。在修成驻兵后，我们虽用“土坦克”攻击，也未成功。结果敌人将碉堡修成，往前推进了3华里。

敌人为加快修路，又从深县派出一股人，也开始在西午村修碉堡，我抓着敌人尚无驻人的时机，采取伏击战，打击押民工修碉堡的敌人。在1942年的初春，一次伏击战中毙伤日军数人。迫使敌人又终止了修路。粉碎了日寇“步步为营”妄想打通深安路的阴谋。

日寇受到了几次打击后，比较老实了，不敢再出动修筑碉堡了。但周围的敌情，是很紧张的。军区的电报一个接一个的通报敌情，催促作好反扫荡的准备。我们为了减小目标，便于行动，分为4个小组：马团长带第一连（团辖四个大连）为中心组，携电台，保持和军区的联系；政委汪乃荣带第二连为第三组；宋辅亭副团长带第三连为第三组；卜云龙参谋长和政治处杨经国主任带四连为第四组。司政供卫机关和特务连、侦察连、通讯排分到各组。作战参谋冯荫权和我跟团长，其他各位参谋都分别跟各位首长。

4月31日下午5点左右，全团人马正在集合时，军区电示“电台不要撤，有重要事情”。一直等到天黑，将电报译出后，按军区电示：分送到四十五地区队和深武饶安四个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敌人对冀中军区，已开始了全面扫荡。为了坚持斗争，粉碎敌人的扫荡，主力兵团在必要时，可跳出坚持的地区。地方武装，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斗争。当晚，我的任务是送电报到深北（沧石路以北）县政府。夜10时左右，到了深县北三四里路的一个小村，通过秘密联络点，找到了县政府的人，交了电报要了收条，就回返部队。在漆黑的夜里，走到一个村子中间，突然，从胡同里窜出五六个拿枪的人，将我和通信员围着。因我骑的是一匹日本马，民兵们误认为是日本鬼子，想抓活的，才发生了这次小误会。当认清是自己人后，才将我们放行。在太阳升起有一树高时，我才到武强县西北的一个小村子，找到了部队。

二

我熬了一夜，刚准备睡觉，侦察员报告说：“武强的敌人出动了，人数待查，企图不详。”我立即到作战室汇报。回来后，令侦察员严密监视敌人，查明人数、动向，立即回来报

告。他走后不久，大约 10 点钟，敌人就和我驻沙窝的三连打响了。不一会，敌人的飞机就在我们上空盘旋扫射。目标已经暴露，团部立即分散向西北转移 5 华里，到了空城村，才摆脱了飞机的威胁。到空城的有：马仁兴团长、宋辅亭副团长和一些零散的部队。就此等待着前方的报告。到了下午 2 时，东面子牙河岸、北边滹沱河边的枪声都听到了。不久，从西面又来了一部分队伍。到村后介绍说：“他们是十八团的，被深安公路上的敌人赶到这里来了。”团首长的判断：我们已四面受敌，是处在敌人的合击圈里，对我非常不利。只有尽快突围，才能避免被敌人合击，变被动为主动。正在这紧张的时刻，我们西边四五华里的地方，一队骑兵，从北向南运动，用望远镜看清是敌人，过去后就看不到后续部队了。这一情况，更加促使马团长下定突围的决心。在下午 4 时，马团长指挥着通讯排，向西南两个村之间冲去。西北两村的敌人都打了一阵枪。我依仗骑兵的快速，一冲就过去了。突出重围后，时近黄昏，在韩村附近停了一下，一面等后边的部队，一面计划下步的行动。

根据一天的情况判断，我们虽突出了合围圈，但仍处在东面的子牙河，南面的沧（州）石（家庄）公路，西面的碉堡林，北面的滹沱河的围困中。为了突出这个大合围圈，团首长决定：突破滹沱河，转到以北地区。决定后，立即行动。在突围中，政治处的一位干事，因睡觉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掉队的有：政治处组织股长高尚勇，团部指导员卢世勋，队列王参谋和我，还有电台背收报机的共 20 多人。当大家知道和部队失去联络后，都很紧张。高尚勇指挥着，到处去联络，派出的人一个也没联系上。我们处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正巧遇到一个侦察员，他摸到了饶阳东关被打了回来。据此情况判断，我们是在饶阳城西不远的地方。此时，已东方发白。如在此地天亮后很难应付。因此，决定向西南中心区转移。20 多匹马快步

在漫地里奔向西南。天刚亮，到了一个村子，村四周路口，放出骑哨，严密封锁消息，紧张地筹备吃饭、喂马。太阳刚出，村东口嘎的一枪，骑哨被打伤，满脸鲜血，跑了回来。当时情况也不明，我们又无战斗力，只有向西北转移。刚到村西口集合，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擦着地皮飞行，对我们威胁很大。所以，就三三两两的转到了西北5华里的一个村子。

不一会，村里的老乡又跑了过来说：西边来了敌人，又被迫转移。飞机在扰乱，只得高度分散，拉马向南转移。因到处碰上敌人，只有靠近碉堡来个“灯下黑”。我们就进了西午村。该村西一华里就是碉堡，驻一个班的日本鬼子。因群众基础好，日本人不敢轻易下炮楼进驻，我们在村里，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但大白天，敌人看得清清楚楚。又担心敌人出来合围，也不是我们久留之地。故在下午2时许，我们又到了深县城北4华里的杏园。进村后，才知四十五地区队驻该村，我们算是找到了依靠。虽离城近，但该村抗日工作很好。我们就找老乡要了些窝窝头，人马一起吃。可是，近两天两夜奔波突围，人困马乏，都吃不下去。

我正在打瞌睡时，派往深县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深县的敌人出动了。”时已下午4点多钟，一小会就打响了，并有三四架飞机参战。四十五地区队，占高房抵抗。我们既无战斗力，又有马。就通知到村东口，向东转移。我得知后，乘马前往东口时，一架飞机转了过来，我很快钻进一个车棚洞里。飞机一个炸弹，将墙角炸掉。我趁飞机飞走，就向东口冲，刚出村，一条西北东南向的道沟，飞机集中轰炸，烟尘飞扬像一道土岭。在烟尘里人喊马叫，使人不寒而栗。我正在马上奔驰时，突然，看到前面几个炸弹，正飞速地往下降落，眼看就要相撞。就在这生死关头的一瞬间，我急忙将水掬缰往上一提，马跳上了一米多深的道沟，我才幸免。我后边的王参谋就冲入

烟尘里了……。脱险后，我催马钻入树林里，心中才平静下来。突然，一架飞机又转了过来，向正在马上飞奔的我，投下一颗炸弹。我在马上就觉得左臂好像用砖头打了一下。我清醒的知道，是负伤了。有意的用左手扯了扯水褡褙，还能动，心想不要紧。一直奔出 20 多华里，才摆脱了敌机的追赶。进了一个村子后，遇到了二十三团的部队。和我一起到这村的有芦世勋和电台的那个同志。我们三个人隐蔽在一个车棚洞里，我回头看我左臂，新军装上，一个三角口子，血已渗透出来了。他们见我负了伤，就到二十三团，找来个卫生员，叫我脱了衣服，包扎好后说：“是轻伤不要紧”，就走了。芦指导员他俩，叫我拉着马，他们到街上去找后来的人。碰到了我们剧团的几个人，他们是深泽县大兴村的剧团，集体参军的，因无马在后方。见到了指导员，紧跟不离。非要求将他们送回家去。并说：他们的人都在东边 3 华里的小灵宵。硬叫着我们去那里。无法，我们只好跟他们去。到后，太阳刚落，跑出去的老乡们也回来了，对我们说：“村东南角大庙里，存了好多马。”电台的那个同志去看后，来说：“庙院里都是马，还有卜参谋长的马呢！”我们听后，也想存马，减小目标。芦指导员他们都存了。我想骑兵丢了马，就等于没了腿，不想存了。我提出留下我那匹日本马。剧团有走不动的，或有什么意外情况，可以骑骑。大伙听后认为可以，就同意了，于是大家都紧张地准备到深（县）安（平）公路以西去。

天黑后，我们就带着剧团的 20 多人，在漆黑的夜里，根据北极星判定的方向，绕开村子，在野地里搜索着行进。由于走走停停，到天将亮时，才通过了深安公路。在行进中，由于整整三昼夜没睡一点觉，我骑在马上睡着了。突然，叭叭……的几声枪响，把我惊醒，我急着往四周一望。在后面一里多路的树林边，见一个骑马的，追一群老乡。我看到是骑兵，赶紧

催马，跑了三四里，才摆脱了敌人。刚到一个村子，早8时许，老乡们都从西往东南跑。传说：“西面发现了敌人”。我们也跟老乡们跑到了村东南3里路的道沟里看动静。不久就传说：“敌人在村西由北向南过去了。我们又回村。因离大兴不远，剧团的人，有的就自动投亲的投亲，靠友的靠友。剩下的少数人，跟我们到了大兴村。村干部帮助我们换了便衣。将马交村干部，让他们坚壁起来，因是日本马，怕被敌人发觉受害，不敢存，他们就将马放到野地去了。

我们3个人，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就地隐蔽活动。敌人在大合围后，改为小股分散清剿。我们夜间就到村外的柴草堆里过夜，防拂晓前被敌人合围遇险。白天就在野地道沟里和敌人周旋。一天上午10时左右，我们隐蔽在郭马庄村东南道沟里监视着，从太子文出动的二十多个日本鬼子，带着几个汉奸，向东南方向开去，离我们只是3里路。我们只顾向东南方向看着敌人的去向。突然，从我们后面道沟里来了一个人，很快就到了我们的身边。到我们跟前就问：“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答：“是郭马庄的。”他已看出了我们的破绽。就肯定的说：“你们不是本地人。”叫我们无言可答。因部队的失散人员换便衣的太多，不管是什么便衣，有一件就行。我穿的是一件女孩子的，黑色素花破棉袍，上边露出半截胳膊，下边刚到膝盖，这样的衣着，一看就不像个老百姓，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是军队的。”紧接着又说：“你们不要怕，我是唐贝的支书，我全家都被敌人抓去了，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呀！”我们边听边打量他：30岁左右，中等身材，农民打扮，面色朴实疲倦，忧虑。他的言行，完全使我们相信无疑。当时我们都对敌人的扫荡心中无底，忧虑重重。他对我们说：“反扫荡的斗争是很艰苦的，我全家都被敌人抓去了，就是敌人将全家杀了，我也要坚持斗争到底！现在我们困难很多，你们比我更多，因你们

不是本地人，我还有亲戚朋友，你们就不行了。”说着掏出了几张晋察冀币，非给我们不可。我们拒收，但使我们很受感动。他这样不顾全家的安危，时刻关心子弟兵的高尚品德，感动得我掉下了热泪……

自离开部队，我们都想尽快地找到队伍。更因敌人开始了清剿，我们时刻会遇到危险，所以想到滹沱河北去找队伍。一天，在太阳偏西的时候，趁敌人不出来活动的机会，我们从野地里绕到了北郝村，看到村外有人来来往往，我们判定不会有敌人，我们就想进村了解情况。刚进村，见男女老少在街上，有的做活，有的说笑、玩耍，很安静。我们往村里没走几步，从院里出来了两个带枪的人，就盘问说：“你们是干什么的？”看出是自己的队伍。我们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我们是骑兵团的。”他们看我们也并不可疑。便说：“你们政委就在我们这里。”我们听后高兴极了，不仅找到队伍，还找到了我们的政委。他们就试探地问：“你们政委叫什么名字？”我们顺口答道：“汪乃荣。”他们就带着我们到了一个院子里，叫我们在外边等着，进屋后没多久，汪政委就站在门口，我们一见都齐声喊：“政委，政委！”汪政委惊奇而亲切地说：“黄参谋，你们是从哪里来呀？”送我们来的人见汪政委认识我们就走了。汪政委站在院里，那高大魁梧的身材，穿个大黑棉袍，脸已黑瘦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一脸慈祥的微笑。他仔细地听完了我们的汇报后就说：“扫荡开始的那天上午，我带着二连阻击武强出来的敌人，打响后，敌人的飞机大炮火力很猛，道沟里的摩托队也上来了，将二连冲散。我的警卫员也不见了，只我一个人，在西北召什，村干部把我掩护在他们挖在水井中间的地洞里。十八团的队伍到后，我就跟他们一起活动了。”他说完后，紧接着就问我们：“你们碰到我们团失散的人吗？”我们就将遇到的人讲了。特别说了侦察排长马波峰就在

郭马庄他家里，还保存着一挺轻机枪呢！附近的侦察员们都将枪坚壁了……。汪政委听到这里，高兴地说：“很快把他们集合起来，我们开展小部队活动，坚持斗争，打击敌人。”按政委的指示，我们就分头去找人。天刚黑，我就到了马波峰的家，很快集合齐了 20 多人，将轻机枪和长短枪都取了出来，去找政委，政委一见很高兴。在拂晓转移前，我们就和十八团分开单独活动了。

自从我们开展小部队活动以后，汪政委带领我们 20 多人，夜间活动，白天就占领一个偏僻院子，严密封锁消息。四周派出游动哨，远的地方就派人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收容我们团掉队的人。遇到有利时机，就出击一下，以稳定社会秩序，扩大政治影响。

汪政委虽是政工干部，但他曾当过抗大二团的团长。所以不仅政治工作很有经验，而且军事水平也很高。对当时形势下的开展小部队斗争，他胸有成竹。一天他对我说：“你到安平县的河町，去设个联络点，主要任务是：了解敌情，收容我们团失散的人员，联络友军。到后找村干部，不一定每天都回来报告，有紧急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不断派人和你联系。”我到了河町，一进村，就看到墙上将抗日的标语都改为“消灭八路军”、“剿除共产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刹时，我心如刀绞。心想，敌后的模范抗日根据地，难道几天就真的变成敌占区了吗？见此情景，真不想去找村干部。可是任务在肩，还是得去。见村公所门口斜插着日本太阳旗，挂着“维持会”的牌子，我疑心更大了，真的是敌占区了吗？我压抑着感情，走进了“维持会”，见到“会长”说明了来意。他看到我的犯愁的神态，对我说：“我们是经上级批准成立的‘维持会’，会长是由支部书记担任。是为了进行合法斗争。”我听后才恍然大悟。他又亲切地说：“我将你安排在村北最边的一家，住在

那里不要出来，有什么事，我去找你。”他怕我不放心，还特别告我：“他家是最可靠的，是共产党员，安全绝对有保障。”说完，他亲自送我去。住妥后，第一次就报告了地方合法斗争的情况。就在这个村收容到二连连长李玉堂。群众还送来了抗大三团团王洗凡的马，都送交了汪政委。

一天下午3点多钟，在村北一里多路的地方，有一百多匹马的队伍，从西往东快步开过。我在屋顶上看得清清楚楚，肯定是我们团的人。我正在猜想，是哪个组，到什么地方去呢？想了很久，也无法得知。突然，有人来找。“是什么人？”我问。是两个骑马的。一个带匣枪，一个背马枪。我又问：“什么马，人的年龄、相貌、特征……”一听是管理参谋谷荣本，我到了村公所。见面后他说：“团长带的队伍过来了，因我的眼睛熬的快看不见了，团长叫咱俩换班，你赶快归队，今晚上行动。”我听后，马上互换衣服，他将枪和马交我，通讯员带我就回部队了。天将要黑，向团长报到后，马团长指示说：“你和边乔（参谋）的分工，你负责侦察通讯。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友军，找发报机的管子，了解军区的去向。”我跟上队伍就努力去完成团长交给的任务。

三

边乔参谋对我说：在我们失去联络的那天晚上，马团长带着他们，打算突到滹沱河以北去。发现我们失掉联系，立即派人四处去找，也没找到。到了河边天已将亮，敌人封锁得也很严，就没过去。第二天晚上才突了过去。到了滹沱河以北后，军区为了搞清敌人的扫荡情况，就命马团长到任（丘）河（间）大（城）根据地，查清敌人的扫荡情况后，到冀南地区去找军区。

我们当晚出发，行至黄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因过于疲劳，